

踏雪寻梅觅春归

■ 张保泉

大寒过后,春便近了。周末在家里和父母吃过团圆饭后,妻子和儿子想去看电影。我素来不太喜欢喧嚣,恰逢刚下过一场雪,便决定到影院旁的湖畔走走,踏雪寻梅,感知春意。

走在湖畔,游人如织,看来这种休闲的方式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。耳畔不时传来阵阵炮声,那炮声在空中回荡,犹如阵阵春雷,在唤醒沉睡的大地和万物生灵。心中莫名悸动,多了几分期许和希冀。

“快看快看,那儿有位老爷爷在游泳呢。”循声望去,一个老人在湖里畅游。旁边有人说,老人家今年都70了,身体硬朗得很呢。我在岸边注视着老人,心生敬佩。等老人上岸后,我冲他竖了个大拇指。

往前走,只有背阴处还有些许残雪,岸边的柳树已经泛黄,顶着一头鹅黄的秀发,静静等待着二月春风的裁剪。贺知章有诗云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,脑海中浮现出在春风的亲吻下,柳条发芽变绿,一幅

绿意融融的画面。

行至一座拱形的石桥面前,想到春晚中出场的赵雅芝和叶童,想起那些年百看不厌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他们的缘分真是上天注定的吗?西湖的那座断桥,自古以来又成就了多少有缘人?任思绪纷飞,不觉已行至桥中央。我在桥上看风景,别人又在岸上看着桥上的我们。是的,我们都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

吟诵着卞之琳的那首《断章》,信步来到湖对岸。鼻尖不时有阵阵幽香传来,沁人心脾。走近,竟是几株蜡梅正在迎春怒放。

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只不过,王安石笔下的梅花是白色的,我遇到的是黄色。我满心欢喜地驻足停留,拿出手机为这些精灵们拍照。我时而高举手机,时而仰卧在地。为拍出一张绝美的照片而拍手叫好,又为找不到一个好的角度、调整不好焦距而懊恼。

路旁的游人被我的情绪感染,纷纷加入了拍照大军,想将这份美好和热烈定格为永恒。和他们不同的是,当我拍出一张自认为满意的照片时,我会像画师一样,让梅花看一看。风儿吹,枝头动,梅花似点头致谢,又似祝福。

当手机里的运动软件提示“您已运动三公里,

用时58分32秒”时,我不由暗叹,不觉间和这几株蜡梅竟相处了将近一个小时。这份欢愉,不仅是来自手机里几张腊梅的美图,更是与它们的那份心与心的交流。此刻,我仿佛也体会到王安石静立梅前的那种心境。

快到终点时,湖中央有几只野鸭子在戏水,不时把头伸进水里觅食,身后激荡起一道道八字形的划痕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也许这些家伙们已经感受到春天了。湖中的残荷牵拉着脑袋,在水里映射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图形。我轻轻地吟诵道:“飒飒寒风冻水塘,吹飞花瓣不留香。惟余枯瘦莲蓬立,熬过三冬向艳阳。”虽然冬季里万物萧索,但也有着它独特的韵味和景致。

几个孩子在岸边未化的冰面上用棍子敲击。我脱口诵出了杨万里的《稚子弄冰》中的诗句“稚子金盆脱晓冰,彩丝穿取当银钲。敲成玉磬穿林响,忽作玻璃碎地声。”回想起小时候玩冰的快乐,有哪一个孩子能够拒绝冰的诱惑呢?

冰块落地,笑声传来,融化了坚冰,也温暖了我的心。寒冬看似冷酷,实则在这严冬之下,孕育的生机已经凸显。

雪莱说过: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

之正堂书庄是仲旻、季斌的曾祖致仕还乡时创下的,三十多个伙计,六位师傅,祖传书版四百余种。虽比不过书业德、善成堂的规模,但是在京津、苏嘉甚至绥远来的书商那里都颇有口碑。之正堂刻印的书,字迹工整端秀,纸墨俱佳,装帧考究,被赞“有宋版之美”。

仲旻去了运知书院,与先生们聊得高兴,回书庄时日已西斜。聂伍从门口的大槐树后面闪了出来,高高大大的影子把仲旻吓了一跳。

“给您还书来了,先生。”聂伍笑得憨厚。

“说过的,不必还了。”仲旻说着,从腋下取出几卷书递与聂伍,“新刻印的《孟子全书》,送你。”

“等俺攒够了钱再买不迟。”聂伍连忙推辞。

“就你一月半两的工食银?拿着!”仲旻把书卷塞到聂伍怀里。

聂伍是运河上的闸夫,住在附近的河夫营里。他认得些字,喜欢读书,却苦于没钱买书,寻了个机会混进之正堂,想着能在线装书作坊里拣些废弃的残页,结果被伙计抓个正着。仲旻非但不恼,还送了他几册新版的书。此后,偶有余暇,仲旻还约聂伍上门为其解读经典,两人渐渐有了师生之道。

聂伍鞠躬走了。季斌兴冲冲地赶回来,给仲旻使个眼色,得意地笑着,随仲旻进了里间书房。季斌连忙掩了两道屋门,从袖筒子里掏出一叠手卷,慢慢摊在书案上。

仲旻一边疑惑地看着季斌,一边翻开手卷,立即红了脸,肃然道:“从哪里抄来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?”

“扬州书商贾经纪。”季斌答道,“大码头上遇见的,才五十两!”

“你倒要作甚?”仲旻不怒而威。

“私、私刻不行啊?贾经纪说有多少都包销哩。”见兄长脸色阴沉,季斌央求道。

“再说一句,点火焚了你的手抄卷。”仲旻说着站起身,右手重重地拍在案上,左臂往身后一甩,踏步出门。

“哥……”季斌着急地猛一跺脚,压着声音喊道:“一大家子等吃饭呢!”

中昌府到底有多少家书庄,没人说得清。有新开张的,有悄然关停的,也有居家私刻的。有名头的,比如书业德,以经史见长;比如善成堂,善刻小说演义;比如有益堂,主攻医学、星象等书。之正堂延续百年的,大都是诸子百家和开蒙读物。

如今,朝廷积弱,运河疏浚并不及时,河道上少了不少生意,之正堂承蒙祖荫,添丁进口,开销日益加大,眼看着要入不敷出。仲旻心中焦急,正与书院的先生联合编撰新书。至于盗版甚至违禁之书,仲旻始终深恶痛绝。

这天,聂伍在之正堂外等候仲旻,悄然将仲旻拉至大槐树后面。

仲旻疑惑:“还请到书房叙话。”

聂伍道:“恐脏了之正堂门户。”话未说完,他解开衣襟,抽出几册书,哗啦啦掀开书页,“这种污秽之书,近来在河夫营里疯传,识文断字的,每有闲暇必聚集诵读,言语十分下流不堪。”

“可知出处?”仲旻眉心紧锁。

“不知。”聂伍道。

“这样,你去报官,先去县衙,再去府衙。”仲旻预料报官未必有效,沉思道:“书册先借我一用,改日我俩再议。”

聂伍点头离去。仲旻立刻召来季斌,把书册摊在他面前:“我已委托聂伍报官,先县衙,后府衙。”

“兄长断然拒绝之后,我即刻寻到贾经纪退回手抄卷,那无赖竟扣了我十两银子。”季斌辩解道,“此事与我再无瓜葛,你要信我。”

“有无干系,我自有了断。”仲旻决然道,“你若还有心,便去寻那个什么贾经纪。”

几日过去,府县两级均未见有效行动。聂伍来见仲旻,说污秽之书传得更盛,闸口、东关桥,甚至繁华的米市街,都有人公然买卖。

仲旻拱手道:“如此更好。有劳聂兄想些办法,尽快寻到书库、刻坊。”

不过两日,聂伍便送来地址,还画了草图。他冲仲旻一揖到地:“此事不劳先生,聂伍今夜便去。”

仲旻慨然道:“刻坊间的事儿,与你本无干系。你再掺和,恕不相见。”

是夜,月黑风高。仲旻泡一壶好茶,读一会儿闲书,四更未到,起身换了黑衣黑裤,来到中堂郑重拜过先祖牌位,悄然出门。经西市街,走猫耳巷,走过浙江的茶叶店、苏杭的布绸店、广东的铁锅店、江西的瓷器店,再过文房店、竹器店、制衣铺、典当铺,仲旻感觉自己背后有股气息推着,脚下有股力量架着,他的步伐越来越快,越来越轻盈,终于过了文庙,又过了隆兴寺,仲旻看到了一个大池塘,池塘对岸有一处孤零零的院落。他停住脚步,手指用力捏了捏衣兜里的火铤。

此时,黑黢黢的院落里,透过窗户,忽有火光传出。火苗很快蹿出窗户,上了屋顶。大火借着风势,开始蔓延,照亮了一片天空,也照亮了满池塘的绿藻。

仲旻吃惊地看着一个身形矫健的人影从院墙跳出,消失在对岸的夜色中……

仲秋之夜,仲旻邀季斌、聂伍对月饮酒。数杯之后,仲旻忽然沉下脸来,质问季斌:“说吧,为何纵火焚书?”

季斌支吾道:“什么焚书?”

聂伍从身后取出几块书版,扔到季斌面前。

仲旻佯怒道:“还敢私藏秽书书版!”

季斌慌忙坦白:“终究未能掩兄长耳目,咱就地烧了它。”

聂伍寻几块砖来,架起书版,季斌拿蜡烛慢慢点着,说道:“若不是偶见书院学子也在传阅,我也不出此下策……”

仲旻起身,望月,望季斌,望聂伍,再望月,高声笑道:“今当畅饮!”

运河传·焚书

■ 魏华北

冬栖水城

■ 许金松 郭桂菊

老屋的书香

■ 张日伦

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,我回到了初中母校,30多年前的往事瞬间如潮水般涌来。

推开图书室斑驳的木门,夕阳正透过西窗斜斜地洒进来,在一排排书脊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空气中飘着旧书特有的、混合着纸张与时光的味道——我们这儿的孩子管它叫“书的香味”。

我习惯性地走到靠窗第二个书架前,抽出一本封面已微微卷边的《汪曾祺散文集》。这本书我不知道被多少双手翻阅过,书页泛黄,有些地方还留着不知哪个孩子用铅笔轻轻画的波浪线。我在窗边的旧木椅上坐下,翻到《端午的鸭蛋》那篇,立刻就跌进了高邮水乡的童年时光里。

汪老写他故乡的鸭蛋: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读到这里,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这声音在安静的图书室里显得格外清晰,让我想起女儿曾在作文里写奶奶腌的咸菜,也说“咬一口,嘎嘣脆,酸里透着香”。孩子描写食物的劲儿,和汪老真是一脉相承的烟火气。

窗外传来几声羊叫,远处田埂上,一位老汉正扬着鞭悠悠往家走。这样的黄昏,适合读这样从容的文字。汪曾祺笔下的一茶一饭、一草一木,仿佛有种魔力,能把日子过得出滋味来。读着读着,我忽然觉得手里捧着的不是一本书,而是一碗温

热的粥,暖胃更暖心。

图书室的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,探进一个小脑袋,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。“老师,您看见我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了吗?我昨天看到雷电是怎么形成的,还没看完呢。”

我指了指第三排书架。她轻车熟路地找到那本蓝色封面的书,也不走,就挨着我旁边的小板凳坐下,埋头读起来。不一会儿,她抬起头,眼睛亮晶晶的:“老师,原来闪电不是老天爷发脾气呀!是云层里的正电荷和负电荷在‘打架’!”

我被她生动的比喻逗乐了:“是啊,读书就是在和世界对话。你问它问题,它告诉你答案。”

她点点头,又埋进书里。夕阳渐渐下沉,整个图书室沐浴在一片柔和的橘色光芒中。这一刻,没有城市的车马喧嚣,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偶尔夹杂着小女孩恍然大悟的轻呼。

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,在老家阁楼发现祖父那套破损的《三国演义》的情景。繁体竖排的字认不全,就连蒙带猜,在煤油灯下一读就是大半夜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忠勇,诸葛亮空城计的从容,那些英雄豪杰就这样走进了一个乡村少年的心里。如今,看到家乡的孩子听了“草船借箭”的故事瞪大眼睛的模样,我就知道,书里的世

